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漢

成皇帝

建始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雨自

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中壘校尉（武帝置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劉向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漢書天文志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炎及紫宮（五行志是年七月星孛東井踐五諸侯出河戍北貫紫宮中南逝犯大角攝提）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臣雖圖上猶須口說願賜燕清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謂召入也）向具言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全社稷安固後嗣也其言多

痛切上終不能用時谷永為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淳于長授所欲言永對曰建始以來二十載閒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內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陳勝項梁奮臂之禍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永黨于王氏專攻上身與後宮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後上欲用劉向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谷永自北地徵入為大司農歲餘以疾免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諡景成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商卒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于南郡占墾

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丞相司直孫寶字子嚴鄢陵人所發上由是廢立而用根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雖家居帝以師位特進甚尊重天子賞賜前後數千萬禹內殖貨財買田多至四百頃皆極膏腴身居大第後堂日理絲竹管絃又自治冢塋奏請肥牛亭地王根以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王根害其寵數毀惡之上愈益敬厚禹禹疾車駕自臨問親拜禹牀下禹數目其少子少子未有官上即拜為黄門郎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

張禹鄙夫患失雲言足以盡之然元成時權貴姑政倒持太阿為有目所共覩乃錚錚如劉向輩不過因緣災異冀收納牖之助是以明者推往知來之說无帝既用以拒京房而禹且得引

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有隙恐為所害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天變深遠不語神怪斥正人為亂道矣是則執六藝以文奸言亦漢時腐儒高談經術者有以釀成之耳

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雲在元帝時五鹿充宗方貴幸為梁丘易與諸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雲獨與論難連拄之故諸儒為

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及是復言張禹後遂不復仕常居鄠教授弟子卒于家

辛亥三年春岷山注見前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周岐山注見前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注見前至辰大火也注見前殆必亡矣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共王康子即哀帝為皇太子

先是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

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説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是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二王於帝為至親定陶傅太后即共王康之母傅昭儀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事在元延四年至是使執金吾任宏守太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為太子時孔光議以為宜立中山王上不從左遷光為廷尉十一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

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初太子幼時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至是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許之是年八月中山王興卒

封孔吉孔子十三世孫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注見前皆進爵為公

初元帝時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議寢不行至是梅福復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爵為公

地各百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

御史大夫何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武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無印綬官屬至是始授金印紫綬置官屬不復領將軍以武為大司空封氾鄉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

初趙皇后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貴傾公卿許后姊孊音靡后姊名初為龍頟侯韓寶妻寶以鴻嘉元年卒寡居長與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時徙居長定宮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孊厚貽長求復為倢伃長受許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王莽心害寵白之莽侍王根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且言其罪根怒使白東宮莽求見

太后具言其狀太后亦怒命徃白帝上以太后故免長官不治罪遣就國會紅陽侯立上疏為長求留上疑之逮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辜至大逆死獄中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遺立立因為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下長獄遣立就國丞相方進復劾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等免官歸郡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使廷尉孔光持節賜許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上以王莽首發大奸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莽既繼四父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請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

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夫人皆驚具飾名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

丞相大司空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哀帝建平三年以朱博言罷州牧復置刺史如故

詔立辟雍注見前未作而罷

犍為郡注見前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

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

下或曰不能具禮顏師古曰此向設為難者之言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有司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未幾劉向亦卒

殺丞相以當災變啟後世無窮惡習乃至持節賜牛酒使者未白事以病不起聞者為令典荒繆若此適足召災況弭災乎

甲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注見前）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今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丞相府屬）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符非切）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如淳曰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為上尊）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

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梁王名立梁懷王揖七代孫楚王名衍宣帝孫楚孝王囂子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顔師古曰贊謂延拜之辭晝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為丞相

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侯印綬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是為孝哀帝

帝初立躬行儉約罷樂府官及官織綺繡除任子令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政皆由己出

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史臣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有詔問丞相即孔光大司空即何武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宫何武曰可居北宫上從武

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侯董宏父忠以告霍禹反封侯宏嗣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帝為太子時丹為太子太傅及即位以為左將軍領尚書事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而稱引亡秦非所宜言大不道上納其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

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共皇后兄傅晏共皇太后從父之子皆為列侯晏孔鄉侯明陽安侯

共皇太后共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皇太后中宮皇后

詔劉歆字子駿向少子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有才行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諸書之總要六藝略六藝之文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凡九種諸子略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農凡九家外又有小說家詩賦略賦三種雜賦歌詩為五種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術數略天文曆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為六種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為四種

六月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實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滿三十頃者本不多見即分其所餘何以與貧民亦且勢難遍給徒使富者詭名寄戶貧者訐告紛爭而已是豈達治體者之所為

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帝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貴戚近習不便遂寢不行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

初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

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坐莽乞骸骨罷就第時右將軍傅喜傅太后從弟好學問有志行莽既罷衆庶歸望于喜先是上官爵外親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

斤以光禄大夫遣歸養病何武唐林沛國人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況商之子為庶人

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臧累巨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戶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

弓弩陳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帳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推親近吏張業為尚書蔽上壅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況為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二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

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之表也間者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珥音耳蜺讀曰齧皆日旁氣也數作惟陛下執乾剛之徳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絶小不忍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今汝潁漂涌並為民害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

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閒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
陰以救其咎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
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
尊榮當此時士厲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坐言
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專命女宮作亂此
行事之敗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宜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
行能亡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皆使就南

貢據以放河使北入海為上策然西薄大山回可不致汎濫至東薄金堤此堤將以何地為限

詔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語尋遷黃門侍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平以邑為氏當字子思平陵人）以經明禹貢使領河堤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顏師古曰遺留度計也言川澤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必計水之所）

且既有堤又言有久而不須者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無善策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民起廬舍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注皆見前至魏郡昭陽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東西互有石

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在今濬縣西南舊為河所經放河使入海河西薄大山謂太行諸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淇水之口也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冀州諸渠皆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

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小隰填淤加肥禾麥
更為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
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
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
策也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迭
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帝

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

就國以丹為大司空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
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變動政事
卒暴無漸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腑何患不富貴倉
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
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
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
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上逼於傅太后卒不得
遣復為侍中

孝哀皇帝

乙卯建平元年春正月新城侯趙欽（趙太后弟綏和二年封）以罪免徙遼西（漢郡治且慮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東）

司隸校尉解光（解氏晉解揚之後以邑為氏）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皇后宮女史曹姓宮名）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趙昭儀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産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請窮竟議正法於是免欽及欽兄子成

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言將順君父之美

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乃訐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臣所深痛也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耿氏周耿國之後

夏四月以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内侯

泠褎周有泠州鳩後以為氏褎郎中令段猶黄門郎等奏言定陶共皇

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

車馬衣服宜皆稱尺孕反副也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

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臣皆以為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立廟京師遣祭無主及去太祖一國不墮之祀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敕語最為切情近理明代典獻王之議聚訟哓哓未有如此明晰者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會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炔𡎚惠欽人齊許商弟子上書言丹經行無比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

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

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經為

世儒宗德為國黄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

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内侯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綏和元年封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興之子幼有眚病時未滿歲蘇林曰眚病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帝遣中郎謁

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顔師古曰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西歸因誣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因與馮太后並事元帝以當熊事事見前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數十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

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參台詣廷尉亦自殺參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宿衛十餘年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且死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衆莫不憐之馮氏死者十七人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禄大夫龔勝字君賓楚人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後帝崩孔光奏前由誣告骨肉立陷人大辟請免為庶人徙合浦

丙辰二年春三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夏四月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傅驕奢皆嫉傅喜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帝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朱博又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

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官可罷于是更置御史大夫以博為之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是夏傅太后以喜附下罔上與師丹同心背叛遣就國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以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黄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揚雄揚氏出周伯喬與揚别為一氏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以王音薦待詔獻羽獵賦除為郎及李尋尋對

曰此洪範所謂鼓妖洪範傳曰妄聞之氣發于聲音故有鼓妖者也人君不聦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不退期年其人自蒙其咎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后為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于是帝太太后稱永

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為公卿列侯侍中諸曹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内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諫大夫楊宣什邡人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

以承天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承奉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慚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頌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頌莽功德於是徵莽還京師）

六月帝太后丁氏崩（合葬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韋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太平皇帝尋罷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自眭孟翼奉好言陰陽災異而圖讖符命之說興然劉向谷永之倫早有以啟之矣馴至甘忠可夏賀良輩遂之新莽遂借以篡漢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待詔黃門夏賀良重平人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因以傳賀良及郭昌等劉向奏忠可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後司隸校尉解光亦以道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郭昌為長安令勸李尋宜助之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事下賀良等吏皆伏誅李尋及解光徙敦煌郡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元減死論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博與趙元議之元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並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元承指即召元問狀元辭服詔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二月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係十二月甲寅今從漢書以平當為丞相封關内侯李奇曰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内侯也

丁己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欲名封當當病篤不應名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至是卒

有星孛于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為丞相封新甫侯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

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數更政事舉劾苛細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壹切營私者多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責以備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荆蠻有瞞氏後改為滿蕭咸字仲望之之子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無鹽東平國治注見前危山在今東平州東北土起瓠山漢書作報山師古曰報本作瓠以其形似瓠耳山在今東平北州石立東平王雲宣帝東平孫思王宇子坐祠

祭祀詛自殺以孫寵長安人為南陽太守息夫躬息公子遷爵大夫遂為息夫氏躬字子微河陽人為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時上被疾多所惡建謁驗治言使巫詞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廷尉梁相疑雲獄有

飾辭奏吏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上因以相等頗望無討賊疾惡之意皆免為庶人

戊午四年春正月關東民訛言行籌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禾稈也或棷麻幹也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張揖曰狀如人豹尾虎首戴勝而處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牆或車騎犇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顏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言執國家之籌策行于天下

二月封傅商傅太后從弟約君之子為汝昌侯

上欲封商尚書僕射鄭崇平陵人字子游傅喜薦之數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顓制耶上遂下詔封商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傅太后父蚤卒母更嫁魏郡鄭翁生男惲惲生業為陽信侯追尊業父惲為陽信節侯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

侍中董賢雲陽人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帝立遷為郎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于上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内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顏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掌為棺器珠襦玉柙顏師古曰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綘之以黄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黄金為縷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為

賢起冢義陵旁建平二年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即義陵也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周垣數里鄭崇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寳上書曰崇獄覆治搒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内有纎介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寳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昌後為河内太守王莽秉政以其諂

鄭崇免官
徙合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為皇太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

初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因東平王事以封賢上于是定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内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

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必有言賢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臣如順指不逆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弑天子公卿股肱莫能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側目明年夏賈延免

左遷執金吾毋將隆毋將複姓隆名字君房蘭陵人為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

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冦賜武庫兵

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

契缺也

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

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

更平直詔隆與永信官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左遷

為沛郡都尉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故上宥之王莽少慕與隆交

隆不甚附後莽秉政使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免官徙合浦

諫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上書

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於前乎朝廷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款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

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强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盗賊刦畧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寃陷無辜三也盗賊横發四也怨讐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從奴賓客漿酒藿肉言視酒如漿視肉如藿非天意也猶鉅也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外

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
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淮陽陽夏人因張禹薦至左將軍建平元年免
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
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己未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屢見
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

應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舉直言嘉復奏封事略曰元帝温恭少欲賞賜節約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肬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援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陛下初即位易

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治大第使者護作甚于治宗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僣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節賢罷安全其命

上不説杜鄴字子夏繁陽人以方正對策亦言之略曰春秋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揜今諸外家並侍帷帳典兵至乃並置大司馬當拜之日晻然日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以厭下心

上乃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禄大夫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罷歸第

皇太太后傅氏崩　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

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　寵國龍亢在江南定遠縣躬國杜衍在河南南陽縣

丞相御史奏躬寵罪過上乃下詔罷躬寵官遣就國

躬之國未有第舍寄居邱亭姦人以為富數守之躬恐每夜被髮立亭中向北斗祝盜人告躬祝詛上逮繫雒陽獄僵地絕咽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寵亦坐前為姦讒徙合浦事俱在元康二年間

以鮑宣為司隷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

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罷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說喜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内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内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

大政興太平之瑞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為司隸

三月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言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户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禄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佑奈何輕

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初廷尉梁相以請覆治東平王獄免為庶人（事見前）已而更赦嘉薦之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事下將軍中朝（內朝也）者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召詣廷尉永信少府猛等以為聖王之于大臣進以禮退以義闕械受笞非所以重國家褒宗廟也上從光議召嘉詣廷尉（使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負刑都市以示萬衆何為咀藥而死）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

孔光首劾王嘉嘉轉以光為賢此固嘉能忘情恩怨然光之欺世盜名使人至死不悟安得不謂之大奸耶

載至都船（執金吾屬有令丞）吏稍侵辱嘉嘉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四年追謚嘉為忠侯封嘉子崇為新甫侯）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

上賢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丞相官屬不法司隸鉤止職也乃不問孔光反捕從事倒置已極在孔光固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彭宣素稱賢者又為御史大夫而有意諂羣以閉距詔使曲為周內劾矣馴致舉幡大學儼如聚衆當時之吠何可問哉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欲捕從事宣閉戶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博士弟子王咸濟南人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憐之上方欲極董賢

位恨明遂策免就第以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數日卒以賢為大司

馬衛將軍冊曰定兩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年二十三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于丁傅之右上故令賢私過孔

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

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

客均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後

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上從容視賢笑曰吾

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閎平阿侯譚子為中常侍進曰天

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閎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閎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此意不悅

庚申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先是匈奴單于上書請朝在建平四年初成帝河平中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入朝綏和元年烏珠留若鞮單于立漢遣夏侯藩使匈奴大司馬王根以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得之于邊甚饒乃白帝以指曉藩令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上書獻此地單于曰此詔語耶抑使者所求也

藩曰詔指也然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匈奴西邊仰此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藩還單于以狀聞徙藩濟南太守既而匈奴擊敗烏孫要其質子漢使責讓單于單于既受詔遂請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詔問公卿公卿亦以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故前世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

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歸義願朝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留意于未亂未戰以息邊萌一作甿民也之禍書奏上召還匈奴使者而許之至是來朝賞賜如河平時

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烏孫自分立兩昆彌事具宣帝甘露元年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成帝元延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詔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時大

漢衰短祚因勢衰故試思當時為何時適會昆彌內難偶爾入朝自以為榮不亦卹哉

昆彌雖貴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人刺殺之漢欲討之而未能遣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靡犁代為小昆彌于是漢復遣會宗誅死末振將子番邱末振將弟卑爰疐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并兩昆彌昆彌之親依都護矣

及是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時西域凡五十國本三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之屬不在此數佩漢印綬者凡三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壬辰晦日食

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

為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帝崩

太皇太后聞帝崩卽日之未央宮收取璽綬

董賢以罪罷卽日自殺

太后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莽以建平二年遣就國尋徵還事見前）乃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

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

即闕下册收賢印綬罷歸第賢即日與妻皆自殺家

惶恐夜葬莽疑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

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

獨何武前將軍公孫祿左將軍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

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

外戚持權親踈相錯爲國計便于是武舉祿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爲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宫

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涎涎美好皃張公子富平侯也木門倉

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立為皇后弟皆儀
賊害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
啄矢
也

徙孝哀皇后于桂宮長安圖北宮桂宮俱在未央宮北

後月餘與孝成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皆自殺

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

下詔褒揚傅喜徵還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

遣就國

以壽終

以甄邯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後以為氏為侍中筞免何武公孫祿遣

紅陽侯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傳致其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畏不敢不上莽白太后輙可其奏乃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以父邪佞奪爵紅陽侯立莽諸父内敬憚之令光奏立罪惡以前知淳于長罪多受其賂白宫婢楊寄私子為皇子使

衆疑呂氏少帝復出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羣臣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時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復令大臣以罪過奏遣仁就國于是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當之子領機事劉秀歆改名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涕泣固讓上惑太后下示信于衆庶焉

八月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求退白太后策免宣宣居國四年卒

以王崇為大司空封扶平侯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是為孝平帝明年更名衎時年九歲明年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宇游卿東海戚人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為大司徒

光之憂懼益心知莽偽為卑事不得與王舜王邑同預歟心之列耳豈真以漢祚將移痛心疾首哉厥後以周公頌莽功德肺肝畢見矣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為帝太傅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視也服御食物

冬十月葬義陵

荀氏悅曰帝觀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撓之凶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

孝平皇帝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王莽自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于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爵邑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因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寮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益封二萬八千户莽為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

復建言立東平王開明^{故王雲}太子封宣帝耳孫三十六
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内侯無子而有孫
若同産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絶者
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禄以一與之終其
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
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唯封爵乃
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
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

知其稱否于是莽人人延問客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二月置羲和官初置自為一官及莽篡位改大司農為羲和後又更為納言

夏五月丁巳朔日食

六月拜帝母衛姬中山盧奴人為中山孝王后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令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甄豐拜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帝舅寳元爵

莽威福自恣篡奪之勢已成申屠剛直言無隱可謂不畏寵禁第其請召馮衛二族親奉宿衛謂可抑恚禍之端則所謂月落星替之為耳

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時為扶風功曹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誠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孫相如周公後通鑑作魯頃公八世孫公子寬今從漢書為褒魯侯孔均孔霸曾孫為褒成侯以奉周公孔子之祠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壬戌二年春黃支國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長安三萬里獻犀牛師古曰犀狀如水牛頭似豬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黃支在南海中莽欲耀威德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

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見書序召誥今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

司直陳崇劾奏賓坐免終于家

三月大司空崇免夏四月以甄豐為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

為王侯者百餘人

郡國大旱蝗

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于是公卿皆效慕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大夫龔勝邴漢琅邪人罷歸

勝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依昭帝時韓福故事事見前加優禮而遣之楚又有龔舍與勝相友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舍以勝薦為諫大夫復拜光禄大夫終不肯起以魯詩教授年六十八卒漢凡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不其名過于漢

秋九月戊申晦日食

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莽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集覽須卜複姓居次云其名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時頒四條于匈奴凡中國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而還

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十二女見公羊傳註何休曰諸侯一取九女惟天子取十二女博採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

衆女名王氏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太后從之四年遣大司徒馬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呉章及婦兄呂寬議章

以莽好鬼神可為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推原比類而說誘之令其歸政宇即使寛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任官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

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甲子）四年春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夏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以新息（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召陵（注見前）二縣及黄郵聚（在今河南

南陽府新野縣新野即今縣田宋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尋升位在諸侯王上恭雖專權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以故左右日譽之

起明堂辟雍注俱見前靈臺應劭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以望氣書雲物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恭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張衡曰圖讖虛妄成哀之後乃使聞之鍾律

圖讖故假訪求逸書以號召天下言符命者史乃謂公車多異能之士無識甚矣

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

徵能治河者

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有關並關氏夏大夫關龍逢之後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苦貢反下閒空同此地宜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畧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于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淳曰世統譜牒也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之事見前决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禹貢碣指横所云西山足即宿胥口也宿胥口在今濬縣之西有上陽三山曰同山曰白祀曰枉人所謂西山者也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冬置西海郡故郡在今青海東水經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即此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王莽傳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即青海注見前允谷在西寧邊外黃河北鹽池在青海西南地莽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吏不

能紀

乙丑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

三十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自成帝建始元年作南北郊永始三年罷成帝崩太后詔復之哀帝建平三年再罷至是又復

夏四月孔光卒諡簡烈以馬宮為太師

光自莽稱宰衡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令十日一朝賜靈壽杖顏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省中坐置几及是卒賜贈葬送甚盛以宮代之

五月安漢公莽自加九錫何休曰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封王惲等八人為列侯

先是莽遣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及惲等還詐造歌謠頌功德莽以詔皆封列侯時廣平相班穉不上

嘉瑞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甄豐劾閎造不祥稱絕嘉應皆不道稱班侵仔弟也太后曰班稱後宮賢家我所哀也于是閎獨下獄誅莽又奏為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違者象刑白虎通曰象刑以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鼻者赭其衣犯臏者墨其臏犯宫者扉犯大辟者衣無領緣投之于市與衆棄之扉草屨也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莽奏共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請

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莽固爭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

秋八月馬宮罷

宮嘗與議傅太后謚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為所厚獨不及宮慙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死

冬十二月王莽弒帝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漢以大寒後戌日為臘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斂加元服吏皆服喪三年

葬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綱目于平帝不書葬徐昭文以為春秋不討賊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綱目即此意考是時元后方臨朝非臣子比且莽居攝數月劉崇翟義即起兵討之但不克耳不可謂無臣子今依漢書及通鑑仍書葬

史臣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于上民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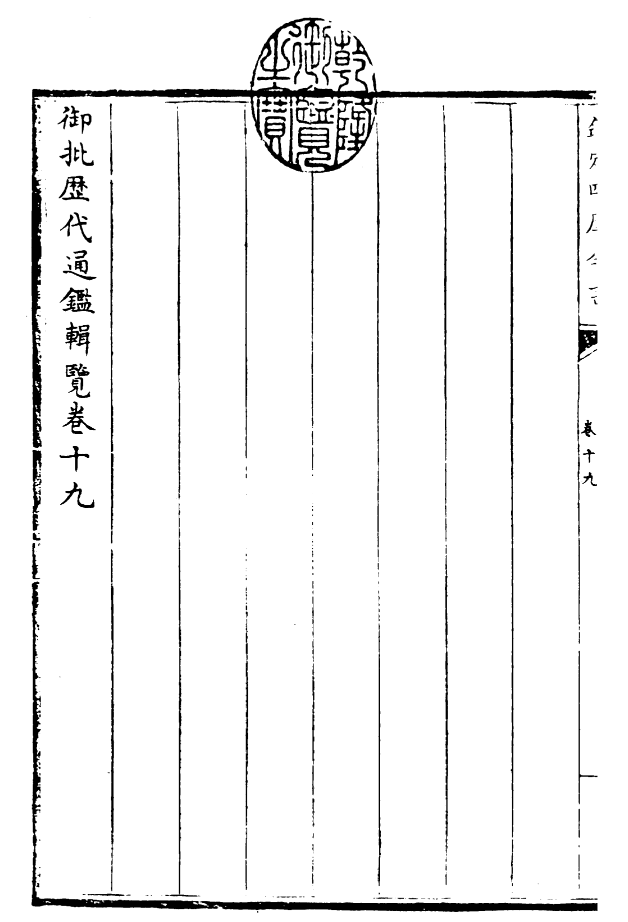
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平晏為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莽居攝踐阼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絶而宣帝曽孫有見王五人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列侯四十八人陽興侯寄等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先是泉陵侯劉慶上言皇帝富于春秋宜安漢公攝行天子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

為宜至是前煇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莽但欲稱攝以填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禮儀皆如天子祭祀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李邦燮